

四明叢書

張宗祥

見山樓

詩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往讀陳鈞堂先生貽令堂家告

家告未刊壽鏞錄副藏之

述其

夙相契合者數人於張君麟洲曰詩格沈雄學明七子
非徒貌似使酒嫉俗傲骨直腸不肯徇人亦不虞人之
欺己今馮君孟顓寄示見山樓詩集四卷卽張君晚年
定本也質諸陳君吧懷亦稱其能詩壽鏞因盡讀之儻
歐陽子所云窮而後工者非耶詩始道光丙午終同治
庚午凡二十五年然君之卒也在光緒戊寅此九年
中之詩猶未見也更不知其別橐尙藏諸後人否慈志於

君傳附入其祖雪君先生後略而不詳壽鏞幸得讀其詩猶可考證一二以補慈志之闕蓋君少與兄雲卿有詩名咸豐戊午己未閒館於武林鄭氏庚申杭郡不守避居西巖其遇鄭媼於塗者卽舊主人也自杭歸里衢嚴告警姑蘇劉培甫傳本陳夢樵祖綬招遊吳門謝之杭城旣復更寓焉於是登鳳皇山而有感其詩曰千頃田荒饑鼠雀大江波湧舞蛟鯨時干戈猶未已也辛酉正月其師督學張星白錫庚召之爰有台州之行泊冬甬上戒嚴君侍王父航海入申浦杭城再失星白學使

殉焉君哭以詩慈谿之陷也在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時
皖旣不守由皖而浙首金華次蘭谿而諸暨而蕭山而
紹興而嵊縣上虞餘姚以至慈谿最後鄞鎮象有林義
士者率妻子居慈城北鄞輿著短衣持梃呼鄉人與戰
越日又轉戰數里義士死焉君之父收其骸骨義士者
君之長姑夫林桐齋世榮也君於是有林義士辭更有
明州紀事歲暮懷人諸作皆感時之深者矣自後以拔
萃朝試用爲令聽鼓楚北者十有七年司樞襄陽終老
興國初未聞小試單父一聽絃歌船唇馬足多寄於詩

其情亦可哀已君論詩尤具隻眼於清初諸詩家不獨
論其詩且論其人褒貶所垂儼同鈇鉞直腸傲骨略見
一斑顧壽鏞獨怪恩竹樵將刻見山樓集王縵雲旣以
詩謝其後竹樵果實踐與否雖未可知然鄉之人初未
見斯詩之傳也今距先生之歿六十年矣而始傳於世
豈詩之傳亦有其時耶因刻君詩更敘君之所遭之時
今昔有同慨焉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序

夫同攻兪跗而扁鵲獨究奇肱並扣鑾于而州鳩獨知
柳宛桑林杳矣庖丁奏其聲解谷湮矣麤賓應其響蓋
道以無執而貴文以獨造爲宗故丹鳳翩翩游其神朱
鳥翩翩歸其肆八會九奏歸於自然則性情之所得者
然也曩歲校士浙東擢菱舟於異等覽其文蔚然而茂
也進之庭淵乎其容也到漑之孫生而愴定崔駰之子
長更淹通讀鹿鳴而敬兄坐羊車而入市自未冠時已
翩翩乎思光賦海之才劍門勒銘之譽焉厥後詩曰昌

學日富倚柱嚴灘之上游儵自浮支筇葛嶺之邊寒鴉
亦語以鯨鏗春麗之質流聞鼉華羽之音擅美當時傾
其流輦越歲辛酉遂充選貢方當入承明紆扈帶發議
金石耀寶池隍而轉徙烽火奔走家難龍泉一鳴駿坂
再蹶同賀循而北去從僕射以南來旅食京華之春酣
歌濟南之酒軍中孫楚淒涼錦瑟之吟幕下陳琳慷慨
寶刀之贈目窮海岱詩滿江淮先後十載始以補試高
等就官漢南策馬都門望雀棧而竟去挂帆建業詠牛
渚以西征雙槩三秋一官百里當夫山青夏日月白彝

陵抽觴散襟詎不怫其夙志哉然而飊流代變大雅中
希或侈弇相尋或雕績無質識本尙慤而宗尙韋王情
異蓀莖而強規溫李良由性之所毓者薄斯才之所達
者微流別旣窮朱紫遂眇自非獨照之匠鮮或裁焉而
菱舟抱瑰偉之才稟醴粹之性以吳國男子作江東步
兵范稚春篤學山中劉孝標哀吟世亂一自賊窺兩浙
烽逼四明鼓震皋亭濤奔龕赭其尊甫挈家人於西輿
菱舟侍大父於甬東刁斗隔江柴車破曉肩囊舊史足
繭荒山以至王粲辭家表忠泛海鯨背側而日黑龍氣

動而雨青八口星孤一身露宿卒使穎士全身於伊洛
許劭託命於江湖極之浦口兄歸朔風被冷林閒婦病
秋樹蟲多依航海之篙師負過江之大母篤孝不倦涉
危已艱況乃洗馬愁深元龍氣盛拾遺詩史聞關至德
之朝杜牧兵才扼腕河北之事出塞入塞長歌短歌采
灞岸之雅音綴扶風之逸韻怨誹不亂哀厲彌長若夫
周季直之留書魂來斷壠潘安仁之遺掛淚掩秋風豔
溢鎬毫感均頑豔或以爲才人悱惻具體玉谿而不知
兗山樓一集可傳者不在是也夫祈父爪牙小雅以閔

亂美人素手古詩以喻誠觀夫樓中明月之窈窕首秋
雲之何直舉胸臆忠孝藹然則菱舟固以曠朗之體連
其沈摯之思乎昔初白樊榭各以詩名兩浙然厲之過
爲縣麗刻畫金莖要不如查之造於渾成附庸玉局以
斯旨叩之菱舟吾知其必有合也抑吾聞之政靜者思
暇適豐者俗和菱舟傳山陰之譜題漢上之襟釣臺柳
青英雄所流覽清宮花落詩人所涿游則他日傳荆潭
唱和之詩得江山悽惋之助非斯人其孰能之同治十
有一年春三月長沙周玉麒序

序

吾邑張雪君先生洛社耆英詞林尊宿游宦萬里積詩
一囊唱勅勒之歌陰山磧暗擅巴東之句野渡舟橫大
集槃槃遠出流輩後賢矯矯近得文孫如我菱舟大令
者生稟異姿仰承重慶遵彥駒齒超宗鳳毛著聲方在
童時出語已驚長老高密世業志屬於小同杜陵天才
詩宗乎必簡屬因隨宦遠涉聞中攬奇無諸之城訪道
考亭之里字題榕樹曲度幔亭開荔子之樽全傾醉墨
縛仙茅之筆妙構新辭山水有懷詠歌斯作已而出門

西笑驅車北征陸機入都人爭識面劉蕡下第眾共汗
顏登易水郭隗之臺蒼茫弔古受河東李渥之聘慷慨
從戎維時廣武城前連天烽火黃巾固畔帀地干戈君
乃曉渡桑乾夕宿臨濟墨磨盾鼻草露布之千言星落
旄頭譖鑊歌之一曲舒懷命筆抑何壯也夫其蘊騰遑
飛超之志負倜儻瑰璋之才振厥風飄直軼任筆沈詩
而上商所位置當在石渠金匱之間卒不以之邁承明
領清要潤色鴻業鼓吹休明僅得由拔萃之科注選入
之籍囊琴而出則案牘勞形腰笏以趨則風塵鞅掌以

五斗米屈陶靖節以百里才羈龐士元得無牒訴倥傯妨其懷簿書迷悶敗其興乎豈知通人用大循吏才優姚合武功偏多著作潘岳懷縣不廢嘯歌矧君仕宦之鄉卽古江漢之地二南舊俗三楚遺騷喬木聽游女之吟香草感美人之恨當夫訟庭電埽印室雲閒方將膾武昌之魚酣宜城之酒坐南樓之月掛西塞之山指景陶嘉連情發藻此閒才子慣唱銅鞮何事參軍但工蠻語他日者傳之以黃鵠遺我以鯉魚則九辨九懷恍提詩人之耳一官一集彌饜作者之心矣可鋪畫虎莫肖

退鷁何辭逐隊觀
場頻年程穉送人作郡到處揶揄
今夏四月君方奉檄以出都僕亦敝裘以旋里魚龍叫嘯
同浮滄海之槎花月流連並艤申江之棹相親晨夕互
作唱酬暇出其見山樓集俾爲之序觀其文采必霸律
呂均調克攬藝苑之英華實接祖庭之衣鉢琳琅滿目
枕中之鴻寶同珍風雨離羣門外之驪歌又唱勛哉荀
令行矣孔璋爰書所懷并以爲別同治辛未夏六月馮
可鏞

序

昔徐丹崖嘗謂天地英靈清淑之氣結爲文章造物者
鄭重祕惜不肯多與殆百倍於科名富貴嗚呼諒哉吾
觀唐宋以來以科第取士顯達者何可指數其得留名
至今者不必藉科第以傳乃或窮困終身負才不遇天
若故爲其難以相厄而其名轉得昭垂於後世蓋將以
萬古之伸敵一時之絀也然則天之所重者從可知已
吾師張菱舟先生少負不羈才爲人慷慨倜儻而謹於
大節不屑屑事制舉業特以詩古文辭名於世辛未夏